

口碑最好的白话汉朝史
历史可以更好看

那时汉朝

大结局

妖孽乱政·帝国瓦解

月望东山〇著

中国书店

历史可以更好看

那时又朝

妖孽乱政·帝国瓦解

月望东山◎著

中國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那时汉朝：大结局.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/ 月望东山著. -- 北京 : 中国书店, 2011.7
ISBN 978-7-5149-0109-2

I. ①那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东汉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34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16360号

那时汉朝：大结局.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

月望东山 著

责任编辑：陈利辉

出 版：中 国 书 店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100050

发 行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
版 次：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：280千字

印 张：19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9-0109-2

定 价：28.80元

敬告读者

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，
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。



那时汉朝

大结局

目 录

- 第一章 一场游戏一场梦**
- 一 对决/002
 - 二 保卫皇权/008
 - 三 有多少恨可以乱来/014
 - 四 生为王者/018
- 第二章 邓氏家族**
- 一 邓禹的预言/026
 - 二 冰是睡着的水/030
 - 三 大阴谋/036
 - 四 小人物大梦想/040
- 第三章 大地烽火**
- 一 西域变传说/044
 - 二 潘多拉的盒子/048
 - 三 囚徒困境/052
 - 四 后发制人/057
- 第四章 暗夜之光**
- 一 虞诩进化简史/062
 - 二 猎杀与被猎杀/066
 - 三 迟到的权力/071
 - 四 过把瘾就死/074



那时汉朝

大结局

目 录

第五章 没有春天的野兽

- 一 为太子而战/082
- 二 动物凶猛/089
- 三 黎明前的黑暗/093
- 四、没有不挨刀的江湖/097

第六章 不疯狂，枉外戚

- 一 梁氏崛起/106
- 二 梁冀和李固/110
- 三 夜色沉重/115
- 四 必然降临的悲剧/119

第七章 幻灭

- 一 邪门夫妻/128
- 二 是谁逼疯了死神/132
- 三 不是团结就有力量/138
- 四 毒虫五侯/1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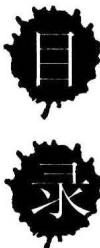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党锢之祸

- 一 士大夫的春天/148
- 二 杀祸/152
- 三 大逆转/156
- 四 疯狂的计划/160
- 五 无情戏子无情戏/164



那时汉朝

大结局



第九章 宦官的美好时代

- 一 黑手巨头/170
- 二 刘宏的下半生生活/174
- 三 黄雀在后/178
- 四 绝杀/182

第十章 摆晃的江山

- 一 失控/190
- 二 温水青蛙/193
- 三 刽贼/199
- 四 巅峰时刻/204
- 五 黄巾命运休止符/208

第十一章 越来越疯狂

- 一 命悬一线/214
- 二 伤疤没好，就忘了痛/218
- 三 凉州之痛/223
- 四 鸭子是这样上架的/227

第十二章 狂飙

- 一 一曲挽歌/234
- 二 谋杀刘宏/239
- 三 皇甫嵩重出江湖/243
- 四 超级阴谋/248
- 五 庸人引狼/252



那时汉朝

大结局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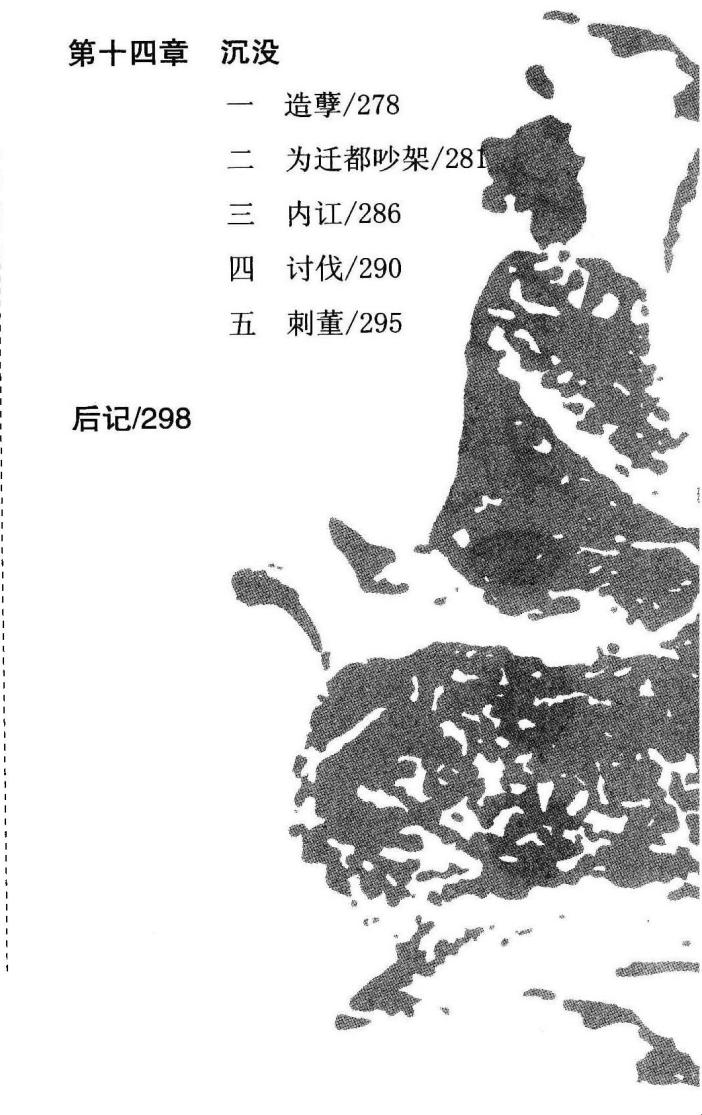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章 大汉倾

- 一 董老虎来了/258
- 二 宦官灭亡倒计时/262
- 三 绝版恶棍/268
- 四 议废/271

第十四章 沉没

- 一 造孽/278
- 二 为迁都吵架/281
- 三 内讧/286
- 四 讨伐/290
- 五 刺董/295

后记/298



·第一章·

一场游戏一场梦



一 对决

002

窦宪两拳就将北匈奴打成了地球流浪者，宇宙震撼。从此汉朝天下，窦宪高踞雄峰，一览众山小。在苍茫的银河系中，他就像一颗巨无霸行星，周边到处都是小行星围着他运行。这些小行星中，武有耿夔等，文有班固等，再加上众多地方太守，简直就是满眼繁星。

窦宪很牛，可有人就不睬他。

前面说过，一个是司徒袁安，一个是司空任隗。任隗的老爹是刘秀的开国功臣任光，他要摆老架子是可以理解的，可袁安白手起家，没啥政治背景，偏要跟姓窦的抬杠，简直不可理喻。

窦宪想不通，可我们都看得很明白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袁安和任隗要跟窦宪斗，不是什么个人恩怨，而是政治门派的火并。袁安代表的是士大夫流派，窦宪代表的是外戚门派，皇族永远是裁判。

都是老江湖，谁怕谁呢？

在东汉历史上，你可以不知道袁安，但你可能听说过“袁安困雪”的典故。如果没听说也没关系，但你肯定听说过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是东汉末年的袁绍。袁绍是袁安的直系后裔，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长江后浪推前浪。

袁绍时代远未到来，袁安这个前浪只好迎风掀浪。要火并，当然是人



多好办事，可身为三公之一的太尉宋由，甘心当了缩头乌龟，上苍只能降大任于袁安和任隗了。

话说回来，就人数而言，袁安这边是赶不上窦宪的，但他从来没缺过跑腿出力的人。在他的怒吼下，人虽少干劲却很足，一下子将窦宪的诸多墙脚挖了个遍。

袁安的目标，就是锁定了中央部长及地方太守。只要是窦宪提名上任的，都在他的弹劾范围之列。他忙活了一阵子，成果显著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被他袁安拉下马的高官，不下四十个。

面对疯狂的袁安和任隗，窦宪的马仔们都急得抓狂，都想把袁安拉出来扁一顿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下一个弹劾的人可能就是自己。

不过，袁安不是谁想扁就能扁的，至少大家要开个会，思想要统一，领导还要点头才行。

可惜，领导偏不点这个头。

窦宪作为窦家领导，当然理解马仔们焦灼的心情，可他也有难处。他认为，对弈双方，都是高手，且对方能量也不小，再加上袁安和任隗在江湖上名望很高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想扳倒他实在不易。现在的办法，只能是能忍则忍，走一步算一步。

当然，窦宪之所以不敢对袁安动手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裁判们都偏向袁安。

如果说皇族是裁判，那主裁判就是刘肇。主裁判还小，只有十三岁。十三岁，换到今天该是上初中了，懂事了。窦宪想踢假球，他过不了裁判这关，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。

事实上，作为主裁判的刘肇，心里是很没底气的。因为在他的背后，还坐着个窦太后。窦太后要他判谁赢，他也不敢哼什么。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袁安，坚持把球踢完，不到最后，坚决不能认输。

这样的球，踢得是何其难啊。中场休息时，大家围在一起聊天，裁判们也全都过来了，众人说着说着，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。

说到底，就一个字——苦啊。全场上下，就只能靠袁安撑着了。如果国脚袁安倒下，那就一切都完了。

众人哭，袁安也哭。担子太重了，压得他都要喘不过气了。男人哭吧

不是罪，擦干眼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为了一个政治清明的梦想，袁安将自己炼成了圣斗士。

公元九十一年，十二月十日。

洛阳城，袁安和窦宪的一场终极对抗战，终于拉开了序幕。

双方争斗的焦点，还是北匈奴问题。

历史是诡异的，窦宪自上次出征北匈奴，原北匈奴单于逃跑后，仿佛像飞在空中的飞机，突然跟地面失去了联系，从此杳无音信，不知所终。单于先生跑了，却丢下了一个烂摊子，他的弟弟右谷蠡王只好临危受命，自任单于，率领还没来得及跑出地球的数千人，在遥远的蒲类海（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西北巴里坤湖）游荡放牧。

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这个道理，右谷蠡王还是知道的。为了有个长久的安身立命之地，他派人去给窦宪捎信说，他们已经被追怕了，现在渴望归附汉朝，希望得到批准。

北匈奴归附问题，不是由窦宪决定的，他上面还有领导，领导批准了才算。

尽管窦宪没有拍板权，但有决策权。他听完北匈奴使者的诉苦后，马上就提出了三条意见：封右谷蠡王为单于，这是其一。汉朝政府将派中郎将协防保护北匈奴，这是其二。北匈奴享受待遇，与南匈奴相同，这是其三。

方案弄好后，窦宪就送入皇宫。皇帝刘肇负责召集众卿开会，号召就此事表态。

会议一开，太尉宋由很积极，他第一个表示支持。宋由一跳起来，袁安就抛白眼了。他和任隗旗帜鲜明地叫道：窦大将军的方案，在我们这里通不过。

袁安认为，王莽时代，南匈奴早已叛汉，到了东汉开国以后，南匈奴又投过来了，第一皇帝刘秀也同意了。长眼的都看得出来，西域那么大，刘秀都没接受，为什么偏要接收南匈奴？那是想利用南匈奴，防范北匈奴南下侵扰。

现在，北匈奴问题都解决了，按理南匈奴利用的价值也差不多了，应该让他们回北方老家，不要再赖在汉朝的地盘上，害得我们年年烧钱。可窦宪没打发走南匈奴，偏又封个北匈奴单于，还享受南匈奴的待遇，汉朝在他们身上烧钱，何年才是个头呀。



窦宪那是不当家，不知柴米贵。里里外外都要花钱，钱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，凭什么为了那个虚名乱花钱？有多少米，吃多少饭，有钱钱，就做多少事，这是明摆的道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就这样，大家就好像同坐在一辆车上，一个说向左走，一个偏向右转，双方就此僵持了。

这时刘肇发话了，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，结果稍后公布。

袁安一听，眼皮就直跳。要想跟窦宪斗，就得明着来。稍后回来，不要说精彩继续，肯定是什么努力都白搭了。

但是皇帝都叫休庭了，这下子怎么办？

第一回合已经占了主动，必须想法子巩固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。袁安回家，心里全都是事儿，家里到处都是窦宪的影子。

他多想给窦宪一个勾拳，可出手都打在了虚无的空气中。袁安心里不禁悲哀起来，朗朗乾坤，正不压邪，何谓为人间？

天下舍我其谁？想到这儿，袁安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悲壮的英雄主义情绪。他认为，自己有必要再给主裁判刘肇上一道书，提醒他别上窦宪踢假球的当。

第二天，袁安把写好的奏书，单独呈给皇帝。

袁安的奏书，果然起作用了。不久，皇帝刘肇再次召集高官会议，他不是来公布结果的，而是来看戏的。

刘肇告诉双方，时间已经规定好了，没有加长赛，比赛结束，就在现场公布结果。

作为唱对台戏的反方代表，袁安首先陈述了自己的观点。这些观点在他单独递给皇帝的奏书里，呈现得相当详细了。观点归纳如下：

第一，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起，南匈奴归降汉朝已有四十余年，历经三任皇帝，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之前，如果没有南匈奴提议起兵攻击北匈奴，就没有窦宪的今天。可窦宪没有念其功，而是把南匈奴的对手北匈奴扶持起来，恩将仇报，对南匈奴不仁不义，势必让人家心凉。况且，窦宪打击北匈奴、鲜卑、乌桓等少数民族也有功，他们会认为汉朝有朝一日也会将他们抛弃，肯定心里会不爽之极。

第二，仅一个南匈奴，汉朝每年砸在它身上的钱，就有一亿多。西域

花销也不少，每年少说也有将近八千万钱。如果扶持北匈奴，那汉朝还要多在一个人身上砸钱，汉朝又不是开银行的，长此以往，汉朝也要被他们拖垮。

袁安唱完，轮到窦宪上场了。

窦宪一上来，就跟袁安吵了起来。吵了什么，内容省略。反正是窦宪口气很大，态度很恶劣，口出成脏，估计正是这个原因，汉史才没有将他反驳袁安的话记载下来。

话说回来，尽管我们不知道窦宪骂什么，但也是可以猜出一二的。在这里，我愿替窦宪拟出一席话，作为正方的辩词。

袁安先生，你站在国家道德的制高点，满嘴仁义，高屋建瓴，犹如滔滔江水，一泻千里，实在令在下佩服不已。但你说得很爽时，有没有注意到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？所谓正义，不在弱者嘴里，而在强者手上。自春秋战国起，国家之间，从来不相信道德，更不相信眼泪，在他们眼里，只相信两个字——利益。

无利不起早，人如此，国家亦如此。

当年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南征北战时，南匈奴在哪里？他非但没有帮上一把忙，反而在西北一带兴风作浪。好了，当汉朝统一天下时，他就跑来装孙子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想在西北吃好喝好，还不受欺负，必须有座靠山，而汉朝就是他们的大山。

南匈奴想要靠山，我们想利用他守西北大门，这笔买卖就这样做成了。可之前，南匈奴为什么要提议起兵征伐北匈奴？原因有二：北匈奴混得一年不如一年了，有机可乘，这是其一；北匈奴和南匈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消灭北匈奴不但可以报仇，还可以捡个大便宜，当西北老大，这是其二。

正因为如此，之前南匈奴没经过我们同意，他竟然提兵开打即将来投降的北匈奴单于，害我派班固跑了一趟想迎他回洛阳，却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

南匈奴为什么要先动手脚？还不是害怕北匈奴要抢他的地盘，占了他的好处和便宜？您如果不信，不妨跑一趟去西北瞧一瞧，看一看是不是南匈奴现在比以前肥多了，土肥、人肥、马也肥，名副其实的西北老大。

然而人的野心是无边无涯的，如果没有应对措施，南匈奴一旦地盘做大，有朝一日只要有机会，他也会倒插两刀。所以汉朝要想高枕无忧，安

也要输得光明磊落，青史留名。

正当两派都气势汹汹、不相上下成胶着状时，裁判出面了。

当袁安在下面吵得热火朝天时，却不知道刘肇在上面听得偷偷地捏了两把汗。一把是替自己捏的，一把是替袁安捏的。

袁安可能忘了窦宪是个什么样的家伙，他可没忘。当年，有人从齐国来，被窦太后宠幸，窦宪怕对方砸了自己的饭碗，就狠下杀手，在窦太后的卧榻之侧把对方干掉了。

现在窦宪要想干掉一个袁安，甚至捎上裁判皇帝，他没什么是不敢的。这样的杀人魔鬼，不要说求爷爷告祖宗，就算把黑山老妖请来，估计也不敢插手。

没办法，人家太强悍了，实力就摆在那里。最后，刘肇心里长叹一声，严肃地宣布：窦宪赢了，袁安出局。

对袁安来说，眼前这个结果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太致命了。三个月后，他终于顶不住，伸腿走人了。

顺便交代，他是活生生地被气死的。

二 保卫皇权

一代文臣老大袁安，就这样带着无尽的悲伤和未了的遗愿走了。他空出了大司徒一职，不到一个月，新的接班人诞生了。这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刘肇很喜欢他，他的名字叫丁鸿。

丁鸿，颍川定陵（今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）人，他的一生，有三个可圈可点的地方。首先，他有一个好老爹，名唤丁𬘭，曾经跟随光武大帝刘秀干过革命，还被封侯。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有个好父亲，就好像出门身上带着信用卡，那是很让人踏实的。

其次，丁鸿跟了个牛老师。他的老师，名叫桓荣，曾经是明帝刘庄的老师，后被封为太傅。桓荣最精通的是《欧阳尚书》，丁鸿就跟着他学习。出道以后，他甚受欢迎，从侍中干起，一直干到了太常。袁安一走，他就捡了大便宜，当了大司徒。

第三，丁鸿是个靠谱的人，无论是做人，或者做事，都受别人认可。



他有一个弟弟，叫丁盛。他父亲死后，丁鸿继承爵位，但他看弟弟年幼可怜，想把他父亲的爵位让他弟弟，可报告打上去后，上面不批。无奈之下，丁鸿就留下一封书信，告诉弟弟说，自己贪于经书，身体多病，估计熬不了多久了，老爹的爵位就留给你了。写好信后，他就溜之大吉，出外游学了。

当丁鸿接过袁安的担子，深感压力甚大。

过去，满朝文武倚靠袁安，如今袁安走了，该倚靠谁呢？大家心里都没底。既然这样，他愿意做一个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好人，披荆斩棘，为众卿开出一条为官做事的康庄大道。

可现在的汉朝窦氏家族一手遮天，话语权全落到他们手里去了，老江湖袁安穷一辈子功力跟窦宪斗，还不是被打败了？丁鸿有什么本事，要替众卿打旗开路呢？

如果众卿是这样想的话，那也不过分。论江湖名号，丁鸿没有袁安响，论能量，袁安比丁鸿大得多。但是没人看出来，论智慧，丁鸿一点都不比袁安差。袁安跟窦宪斗的是勇，丁鸿也要跟窦宪斗，但他斗的是智慧，源远流长的政治智慧。

公元九十二年，六月一日。

此时，距离袁安走后，也就两个多月。丁鸿像一条躲在深洞多年的老蛇，咝咝地游出洞口了。

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他的第一把火，就是要替袁安报仇。

走了一个袁安，还有千万个袁安正在前仆后继。想学袁安的丁鸿，马上给皇帝刘肇上了一道书。书很长，写得也很有分量，字字都是火，燃得刘肇又惊又喜。刘肇看完奏书，马上秘密召见丁鸿。

两人谈了什么，没人知道。但是，两人谈了一席话后，马上就成了忘年交。

两人一拍即合，秘密行动，准备彻底将汉朝上下来一个大洗牌。

这到底是一封什么样的信，竟然让十四岁的刘肇仿佛找到了知己，如受到了天外神的力量？

让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一封推手的策划信。

刘肇很孤单，他很需要有推手，结果丁鸿主动送上门来了。这仿佛就是命定的，就像当初刘邦遇上了张良，刘病已遇上了魏相，刘秀遇上了邓

禹。刘邦有张良，扳倒了项羽；刘病已有了魏相，搞定了霍氏外戚；刘秀遇上了邓禹，找到了人生的理想与方向。

今天刘肇能否搞倒窦宪，全靠这个丁鸿了。

刘肇想扳倒窦宪已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是皇帝，可却被拿捏了多年，一动不能动；后宫有窦太后，前殿有窦宪，这汉朝天下哪儿是姓刘的，摆明就是姓窦的；窦宪的马仔遍布天下，他们已经不满足耀武扬威，据说，他们正在秘密聚合，准备搞宫廷政变。

这一年，刘肇才十四岁，就像天上的太阳，才刚刚露出云端，人生的早晨才刚刚开始。可窦宪这块大乌云，竟然想着把他早晨的太阳，直接打入黑暗。

这不是玩笑话，也不是耸人听闻，据刘肇调查，窦宪的马仔们，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

真是一个可怕的阴谋。

替窦宪充当打手跑腿的，主要有两拨人，一拨是窦太后的人，以邓叠为首。

邓叠这人我们应该知道他的，他是个著名的皮条客。当年窦太后宠幸刘畅，就是他引荐的，结果窦宪醋意大发，派人把他干掉了，引发了汉朝历史上诡异的蝴蝶效应。

另外一拨人，是窦宪培养出来的，以郭举和郭璜为首。郭举是窦宪的女婿，时为射声校尉；郭璜是郭举的老爹，时为长乐少府。窦太后长期盘踞在长乐宫，郭璜侍奉窦太后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事实上，我已经说得很含蓄了，能够被寂寞、孤独的窦太后宠上，会是什么关系呢？大家心知肚明了。

这两拨人整天鬼鬼祟祟，极不正常，结果被人小鬼大的刘肇派人盯上了。

一盯不打紧，竟然打探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——皇帝长大了，翅膀好像开始硬了，准备在雄鹰展翅高飞之前，把他弄了，重新换个小鸡小鸭上场。

为什么说丁鸿和刘肇一拍即合，就是因为他这当皇帝的正在燃眉之急时，丁鸿像一个救火队队长，提着一大盆水冲上来待命了。



丁鸿在他的绝密信里，是这样告诉刘肇怎么做的：汉朝开国时，吕氏差点抢了刘家的皇权，到西汉末年，刘氏皇权还是被姓王的抢走了。为什么吕家没抢成功，王莽却成功了？

原因只有一句话——敌强我就弱，我进敌就退。

所以你这个当皇帝的，想屁股坐稳江山，就必须强悍起来。君强臣弱，臣就不敢欺负你，谁敢开口欺负你，你就打得他满地找牙。

丁鸿一语挑醒梦中人。

刘肇一下子悟过来了：刘氏皇权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，要想生存，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，和窦家打一场你死我活的皇权保卫战了。

一想到这里，刘肇终于知道怎么做了。

刘肇认为，你窦宪那么嚣张，敢不把皇帝当领导，不就是倚仗你人多势众，嫌我嫩吗？不过你能拉人，我也可以拉人，你嫌我嫩，我还嫌你老呢。不到最后，谁敢说你就是强的，我就是弱的？

刘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要打破窦宪独尊天下的局面，必须邀请各大门派，联手围攻。

是围攻，而不是围观。围攻是要大胆做事的，丁鸿算一个了，他是士大夫门派的代表。接着刘肇又请出一个重要的门派代表出场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个人正是被废弃多年的太子刘庆。

我们知道，刘庆是宋贵人所生，当年窦太后想把他拿下。宋贵人叫了一份菟丝的外卖，窦太后就说她居心不良搞诅咒，被迫自杀。事后，窦太后又在刘炟耳边吹枕边风，刘炟就出来发话说刘庆得了精神病，不宜当太子，将他废为清河王。

事实上，刘庆非但没有精神病，还正常得很。

跟刘肇一样，他也是人小鬼大的家伙。母亲宋贵人自杀后，为了自保，他从来不提宋贵人三个字，老爹见这孩子也挺可怜，就令窦太后把他收养，享受刘肇一样的待遇。

刘肇被立为皇帝后，刘庆当然不能天天跟他待在一起了，不过两人还是经常见面。据说两人常常深夜密谈，切磋学术。

到底切磋出什么学问来，没人知道，窦太后也没心理睬他们。可窦太后没想到，她亲自哺养的这两只小老虎，一天天地茁壮成长，他们要切磋